

臺灣民衆的跨國經驗： 2000-2010 年的分析

蔡明璋

臺北大學社會系教授

全球化的重要性不僅在於跨國經驗與全球接觸的增加，亦包括這些接觸經驗對個人價值觀所產生的影響。本文倡議一個個人層次取向的全球化研究，描繪臺灣民衆的跨國流動與人際網絡的地理擴張和累積速度，同時檢驗這些全球經驗與普世價值觀的關係。我們使用「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十年資料(2000-2010)，以迴歸分析方法估計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的作用，發現在十年間，對跨國流動、人際網絡與全球接軌的廣度與深度，有正向的影響。由於資料的缺乏，在分析普世價值觀時，我們只用 2008 年的調查資料，發現除了跨國人際關係之外，英語能力與西方文化消費亦是應該加以考慮的因素；相對的，跨國流動對普世價值的深化並無明顯關係。本研究期望在研究設計與全球經驗的操作上，可以作為未來相關研究者的範例。

關鍵字：全球化、社會階層、普世價值、社會變遷

全球化研究最近延伸到不同群體的跨國界流動經驗，以及這些經驗與價值觀變化的關係。Held et al. (1999) 很明確的指出，幾個世紀以來的全球化轉型，表現的一個主要特徵是全球階層化 (global stratification)，在貿易、資本或移民的流動方面，都有清晰可見的層級差別。這個階層化論點延伸而來的一個假設是，從微觀的角度觀察不同族群、階級、性別與地域居民時，其個人涉入不斷擴張的全球關係網絡的機會，亦顯現社會層級化現象 (Urry,

2010)。Tsai and Appelbaum (2010) 已提出一個初步的層級化假設並用臺灣的資料進行簡單的分析，他們的發現指出社會經濟資源所導致的差別效應值得注意。本文進一步提出跨國界的活動與社會互動網絡的擴張、密度與速度等基本元素，納入一般性的經驗研究設計中，觀察全球經驗的階層表現，即使是在國界限制日漸消滅的大趨勢下，這樣的取向將是未來社會學研究的一個共識。

不過，至目前為止，個人層次的跨國接觸或網絡連結，以及這些全球經驗的可能影響，仍缺乏系統性的評估。許多研究是以民族誌的觀察方法進行，聚焦在持續的流動群體，例如高級技術專業社群的跨國團隊、跨國公司的外派人員，或千方百計試圖滯留外國的短期客工，甚至是跨國界移動資本的臺商（以及在這些組織中工作的臺灣幹部）(Burawoy et al., 2000; Tzeng, 2011)。這個群體的身分不易以傳統上「非此則彼」(either-or)的二分法來看待其複雜交錯的國籍、利益與認同關係，他們在身分上表現「既是這樣，也是那樣」的特殊傾向，因此吸引了許多全球化研究者的興趣(Beck, 2000)。這些個案分析指出特定階級在全球化過程中的參與、機運、反思，或是矛盾，開發了極有意義的全球化分析議題，但是沒有提供較為一般性的證據，或是可以概推的命題。我們的研究試圖指出，在跨國接觸經驗的分析議題上，為數更多的「在地」居住者進出國界，建立跨國的社會關係，消費全球名牌商品，已成為日常生活經驗的一部分，他們藉著（但不限於）這樣的途徑，參與宏觀的全球化過程。相較於前一群大部分是專業人員的全球經驗，一般民眾「平庸的全球經驗」(banal globalism)，在一些重要的社會議題與價值觀上的可能影響不容忽視。同時，要了解這些經驗，也需要適合的研究設計，蒐集特定類型的資料，來呈現一般人口的表現模式。這方面的理論想法與研究旨趣，與當代社會科學的「普世價值」(cosmopolitan value) 研究潮流，有相當的重疊(Beck and Grande, 2010; Delanty, 2006)，因而能夠從不同的觀察取向出發，提供重要的貢獻。在這個脈絡下，本文將檢證的另一個基本假設是，全球化經驗伴隨著一種超族群、地域的世界觀，對陌生的文化與他者採取寬容、接納的態度，有助於跨國社群（不論是社會或政治的）更進一步的整合與發展普世價值。

本研究企圖利用臺灣社會的調查資料，探究上述兩個相關的重要研究議題。第一，在過去 10 年間，臺灣民眾跨越國界的模式，特別是地理流動的廣度、速度與（不）均度的特徵是什麼？臺灣民眾是否更常跨足到其他國界、離開自己所熟悉的區域？跨界經驗是否可能普遍到不分男女、不論階層、不管地理偏好的「全民」程度？或者，如層級化假設所預期的（Bauman, 1998），全球化經驗是一個表現階層差異的新領域？第二，跨國流動與互動，以及相關的個人全球經濟因素對普世價值的影響，是否表現足夠的顯著性？具體而言，對外來的移民與移工，以及國家認同，是否因為全球接觸的經驗而表現出不同的強度？「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下簡稱「社會變遷調查」）自 2000 年開始蒐集跨國經驗的資料，以較長期的趨勢資料來呈現的跨國界行為，有助理解臺灣民眾跨國經驗的長期表現。在價值／態度的評價方面，有系統的資料蒐集起動較晚，目前未能用以檢證趨勢與變化，本研究擬以單一年度的資料進行這方面的分析。

壹、跨國界經驗

跨國界經驗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現。全球化意味著民族國家對傳統國界的控制降低，進出自己或他國的國門變得更容易、頻繁。社會科學學者創造不少新概念來描繪這樣的現象，例如去國界化（de-territorization）、距離化（distanciation）、時間與空間壓縮（compression of time and space），這些想法均企圖指出，民族國家的地理界限已經清除，「遠距離」的事物唾手可得，跨國界的社會與經濟的互動，透過更緊密的跨時空連結而與日俱增（Castells, 2000）。上述的隱喻暗示人、資本、產品、知識、理念，在各個社會相互貫穿，民族國家的自主性大為減損，文化同質性等社會構成的基本法則受到挑戰，一種新式的自由與解放成為可能（Delanty and Rumford, 2007）。Beck 等人主張，在面對這樣的鉅變，方法論的國家主義已失去詮釋全球化動態的能力，這種被批評為是「過時的」方法論觀點，將全球體系切割成塊狀的個別社會（或民族國家），容許各國畫地設界，自樹一格；同時，以民族國家的想像發展出來的基本概念，譬如階級、地區、產業，已失去引領分析當代世界

的效力。他主張採取方法論的普世主義 (methodological cosmopolitanism)，強調社會之間交錯互賴的事實，從而顯現的「後國家」(post-national) 或「跨國家」(cross-national) 的連帶，才是了解當下世界的正確切入點 (Beck and Sznaider, 2010)。臺灣許多學者也採取類似的出發點，觀察臺灣人在亞洲地區的跨國角色與關係的形成 (王宏仁、郭佩宜編，2009)。

Beck 的普世社會學倡議的是一種超越傳統的分析方法，放棄社會作為分析單位的操作。這樣的基進方法論，或許是適合一個較為成熟的跨國政治社區，例如歐洲社會 (Beck, 2000)。但在歐陸這個例外之外，普世方法論有其限制。大多數亞洲國家運作的方式，仍然具有明顯的界域，試圖將某些流動進行控制仍是主流的做法，不論實際上是否完全的成功。在臺灣，避免外籍客工與婚姻移民大量進入國界，仍是政策上的重要考慮 (Tsai, 2011)。甚至是在香港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區之後，來自中國的移民工作者、婚姻移民與子女的居留權、工作權與福利權，都成為政策討論的焦點 (Chin, 2003)。流動到中國的臺灣資本，突破了兩岸分割的統治現狀；但臺灣政府明確的、謹慎的避免過度龐大的直接投資跨過臺灣海峽 (郭建中，2008)，中國政府則操作各項優惠吸引這些離臺的資本，將之固著在中國的領域內。普世主義倡議的跨國家連結與普世價值，是值得重視的議題，但是，就研究本土社會的興趣而言，我們仍需要觀察不同群體的跨國界經驗可能性與樣式，對所在的國界／區域或強或弱的親近性，對來自國境之外的他者或即或離的關係。對這些現象進行經驗性的觀察，亦能補充目前文獻上以個案分析為主的證據。

跨國界流動的經驗觀察，可以從幾個面向進行。第一，流動的地理擴張，這個面向著眼於跨地理界限的流動，從「國界」到「區域 (亞洲)」再到「區域 (亞洲) 之外」。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化的擴張，是更多臺灣的民眾跨界行走到亞洲大陸之外，從東方到西方，腳印遍及各大洲。第二，流動的速度，這個面向的觀察焦點，是跨國流動在量上是否加快，在更短的時間內，可以觀察到更高頻率的跨國流動，亦即更多的人在更短的時間內跨過了更多的國界。第三，跨國流動的衝擊，這個面向關注的是跨國界經驗對個人重要價值觀或特殊態度可能產生深厚的影響。跨國界的經驗，不僅是嬉遊式 (playful) 的休閒 (Urry, 2002)，而是個人生活傳記中刻痕深印的一章，因為這些經驗

而牽引出一種普世主義的價值觀，重新的面對來自其他社會的人群，甚至是全人類、全球社群的相互關係（容後詳述）。相對於傳統的社會科學研究關注國家界域內的因素，跨國經驗做為說明當代人的重要價值的解釋因素，其重要性是不可忽略的。

宏觀的全球化研究已蒐集長期的趨勢資料，分析諸種面向的全球化擴張、速度與（對民族國家的）衝擊。¹ 相對於宏觀研究的普遍性（Held et al., 1999; Castells, 2000），微觀取向的全球化研究相當有限。主要的原因是這方面的資料蒐集並未納入重要的國際社會調查計畫下。臺灣的「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提供相當獨特的個人跨國界的資料。蔡明璋（2002）利用這個調查在 2000 年蒐集的資料，就跨國經驗（出國與住在國外三個月以上）以及國際社會網絡（親近的親戚朋友住在國外、和外國人聯絡或接觸），指出個人的社會經濟資源與這些跨國界行為的密切相關。這個研究未再進一步探究不同國界、地區的造訪。在亞洲境內的遊歷，可能僅體驗到與臺灣相近的文化；而跨出亞洲的經驗，可以對所謂的「異文化」有親手接觸的感覺，累積各洲大陸的跨國經驗，比對不同文化的風土人情。由近而遠的流動，當然變得更昂貴，更需要足夠經濟資源的支持，更顯得跨國活動是社會階層化的一個展現。蔡明璋（2002）亦指出，上述的全球化經驗不等於支持國家與全球經濟體系的「開放價值」，在國外有投資的民眾，並不贊成市場決定論（「國際貿易由市場決定而政府不應干涉」，「外資進入不需有政策和管制」等新自由主義的想法）。

少數其他國家的研究亦試著利用社會調查資料，剖析個人的全球經驗模式。Sun（2008）以頗小的樣本分析中國上海市民的全球連結經驗，他以是否在外國公司工作、曾經出國、有親人在國外、瀏覽國外網站四個元素作為指

1 Held 等人分析指出，1950 年代以來，貿易的全球化擴張有助於開放政策的普遍化，工業化國家的進出口總額，仍遠高過開發中國家，同時產業內的貿易（intra-industry trade）成為主要的優勢形式，意謂著工業化國家在一個日漸擴大的國際貿易中交易相似性的產品，而開發中國家的製造業仍不易加入或從中得益。Held et al.（1999: 173-174）以貿易階層化（trade stratification）來描述全球市場交易擴張的這個特徵。他們同時亦用階層化的概念來描述各種面向的國際分工，包括貨幣／資本的流動、全球生產網絡的連接、國際移民的流動，甚至是文化傳播從工業化國家由北而南往外擴張的現象。

標，並且發現教育、收入與中上層白領工作者，的確表現較高的全球連結。Sun 將這四個元素結合成一個全球連結指標，分析對居住模式與外國飲食的相關性。Tsai, Chang and Chen (2012) 亦使用類似，但元素更豐富的個人全球化指標，區分出跨國經驗與跨國連繫二個向度，認為這些經驗構成個人重要的擴展能力 (expanded capacity)，他們分析 14 個亞洲國家超過 10,000 個樣本的調查資料，結果顯示個人全球化與工作及生活目標達成之間，存有密切的關係。Tsai and Appelbaum (2010) 建議這方面的經濟應包括文化層面的行為，例如對國外（尤其是西方／美國）大眾文化的消費，以完整測量微觀的全球經驗。

這些初步的研究限於橫斷面資料，不易偵測出長期趨勢的狀況。同時，全球接觸行為的地域擴張與變遷模式，也未能一探究竟。本研究試圖在這些缺角上提供進一步的研究，整併最近蒐集的資料，描繪過去十年間臺灣民眾的跨國界經驗各面向的變化，同時也一併檢驗階層化的假設，特別在地理擴張的面向上。我們提出兩個相關的假設進行進一步的檢驗：(H1) 個人的社會經濟資源決定跨國界行為的擴張，愈多的資源，支持著跨出亞洲的跨國界經驗；(H2) 愈多的資源，個人愈能累積（地理上）更多樣的跨國經驗。這兩個假設的檢證，均可以用趨勢的資料來觀察十年間的一致性。

貳、全球接觸與普世價值

最原始的全球接觸，或許是跨過國界遭遇另一個不同文化或族裔的情境。就現代情境而言，這樣的經驗對個人價值觀的影響，最重要的理論解釋，是 Roland Robertson (1992) 所提出的相對化想法 (relativization)。本文將以這個理論作為出發點，提出幾個可以檢驗的假設。

Robertson 從文化互動的角度，分析全球化的過程中，個人與全球勢力之間的互動，這種族群之間的遭遇，或所謂的「文化互動」，啟動了一種「集體自我」對「集體的他人」(collective self vs. collective others) 的想像建構 (Robertson and White, 2003)。跨國界的接觸，不論長期或短期，不論是作為在地人或外來人，不同生活形式的互動與價值觀，可能帶出一種所謂的相對

化，在這個想像的辯證過程，原生的民族國家之外的「世界」，成爲一個「整體」，個人想像是「地球村」的成員。在這種相對化的另一端地方特殊主義常侷限著個人的世界觀，將自己與所有外來的他者——移民、外國人、陌生人等——區分開來。在華人文化脈絡中，這種運作亦頗有歷史，從地理性的劃分（楚河漢界），到鄙視特定的民族族群（戎狄蠻夷），都是族群中心主義的表現。在幾年以前，臺灣民眾對於大量婚姻移民湧入的集體焦慮，導致民眾忽視這些「少數族群」經驗的不人道遭遇（包括家庭暴力與勞動剝削），則是對外來人口偏見與近似奴化控制的一個現代版本（唐文慧、王宏仁，2011；藍佩嘉，2006；Tsai, 2011）。相對於孤立價值的地方主義者，跨國接觸有助於發展一種相對性的價值觀，能夠跨越地方性的想法，接受一種世界一同的觀念，特別是以普遍主義的價值觀，看待國界之外的人群、制度與文化。這種普遍主義並非是要求齊一性或是標準化，而是立基於對差異的尊重，遭遇文化不同，面對相異的跨國移入人口時，能有深刻的反思。在這種正面的相對觀中，個人試著站在他者的立場思考自己的社會、他人的社會，以及世界作爲人類整體的社區，從這些異己、不是原生的價值角度，回頭來看待自己與社會對外來事物的反應。他認爲一種普世價值觀——對外來他者的權利與需要應予尊重——可以因著跨國界接觸而產生出來。Robertson 用全球性（globality）描述這樣的行動傾向（Robertson and Chirico, 1985）。Robertson 的想法是，全球性的思考傾向，讓個人從特殊主義中解脫出來，重新整理自我、社會與全人類社群三者之間的新關係，而能站在新的普世價值立場上，面對身邊從全球不同角落過來的人們。相對性理論不意謂個人拋棄原生的認同與身分，反而更爲加強，成爲個人進入且參與全球社群的表記。但是這種身分的功能，僅是表徵加入全球社群的文化來源，而不是作爲遭遇他人、外來人時的文化優越感的基礎。普世價值的平等價值與同理心，與地域性的種族中心主義，恰是相反的態度。普世價值的可能性與廣泛性，得助於全球連接與全球觀點的發酵。缺乏這項中介的連接時，外在的世界（與陌生人）會顯得遙遠、難懂而不易親近，遠方國度中的他人是苦是難，亦是事不關己。

過去分析普世價值的相關因素，僅探究一些社會經濟背景的可能作用，例如 Woodward, Skrbis and Bean（2008）利用澳洲的全國樣本所進行的探究，

觀察到非英語系出身與非基督宗教信仰者更在意文化差異的重要性與權利的普世性。Koster (2007) 的多國多層次分析發現，經濟與社會開放度較高的國家（以貿易與電話、國際旅遊、外國人居留量等來測量），對於幫助一般人有較強的意願。Edwards (2006) 也以相似的多國合併資料得出個人的經濟特徵（失業、左右派政治傾向、對國家經濟前景的評估）與支持全球化、跨國貿易的相關態度。這些現有的研究都缺乏最重要的資料，亦即個人的全球接觸。因而，我們認為，社會科學目前對普世價值的理解，因為研究設計上未能納入上述這個重要的中介因素，所以不能提供完備的證據，這也說明本研究在這個缺口上可以提供的貢獻。

從相對化理論出發，我們可以提出幾個重要的假設：(H3) 全球接觸愈多，愈認為全球化對在地經濟有所助益；(H4) 全球接觸愈多，對於來自他國的移民接受度或支持度愈高；(H5) 全球接觸愈多，對自己國家或地域的感情愈強。

Robertson 的文化互動論，與全球文化同質論或文化衝突論的主張，應加以區分。Meyer et al. (1997) 的「世界社會」理論預測，國家之間的互動增加勢所必然，致使新加入全球體系的國家（通常是來自低收入地區），採取一種新的全球性規則，以符合「理性系統」需求的典範，順從那些進步與公正的原則。Meyer et al. (1997) 直接的說：「當代世界不乏模範。雖然，這很多是反映了世界階層化 (world stratification) 之主要面向——貧窮、弱勢、邊陲的，複製富有、強勢、核心的」。² Robertson 的想法是，「世界文化」的趨同，並不一定是必須的，在地的傳統並不一定與世界文化對立不容。文化的混合而非同質化，成為全球化的另一個主流 (Nederveen Pieterse, 1995)。強勢文化所導致的複製，可能引發一種「退化」的情況。全球化的接納或是「市場整合」，可能是以一種「文化震盪」的形式，衝擊一些國家或族群，致使對國際體系的信任減少而非增加 (Whalley, 2008)。文明衝突的理論 (Huntington, 1996) 認為跨國文化的接觸與互動，或許有助於產生進步性的適應與

2 他們利用一個虛擬的小島為例，島國的政治菁英正要以國家形式加入世界舞台，這個「島國社會的新興菁英無疑地會先看看美國、日本或歐洲來作為社會建構之模型」。

改變，但是各種文化系統的接觸點，像是地理上的斷層線，跨國接觸導致的是嚴重摩擦，正表現出彼此水火不容的本質。普世價值鼓勵在地者的價值觀跳脫出地域的框架，接納其他人（或普遍人類）的權利和價值。文化同質論標舉的是缺乏反思的工具化複製，文化衝突論則過度強調敵對態度，這兩個理論都沒有注意到全球接觸衍生的相對價值的可能性。我們的經驗分析當然不排除文化衝突的論點，它正可做為相對化價值論的對立假設。

本文所提出的五個假設，整體觀之，亦可視為探究全球化社會中階級與價值觀的關連現象——我們不僅分析不同社會經濟資源的群體所體驗到的全球接觸，我們也預期這些接觸與社會連繫，可能影響並形塑他們重要的基本價值立場。在這個間接性的關連中，全球接觸的經驗呈現的是一個新的機制，引導個人對開放價值、普世同理心以及在地身分認同，表現更堅定的接受。

參、跨國經驗與全球接觸

跨國界行爲，僅是全球接觸概念中的一個核心部分（Tsai and Appelbaum, 2010）。全球接觸是一個更廣泛的概念，指涉習得或消費其他國家的文化。這個特徵之所以值得強調，一方面是因為全球接觸是一個多向度的現象，研究者應從不同的角度探究跨國行爲的可能表現；另一方面，許多跨國界行爲是虛擬的，傳播網路科技的發達，使得不少人可以在不流動的情況下，展開跨國的網絡關係，或是熟稔他國文化習性。我們的假設是，跨國文化消費的偏好，亦與普世主義開放態度的發展有密切關係。本研究考慮兩個重要的元素——英語能力與消費西化電影——作為補充全球接觸的指標。在臺灣的脈絡中，英語作為第一外國語，不論是在正式教育體制，或是商業性語言市場中，呈現的優勢性比其他外國語難以比擬的，東亞其他國家情況亦很近似。Shin（2006）追究其歷史根源，認為是可以溯回至十九世紀，面對西方帝國主義，東亞國家意欲富國強兵，學習西方科技的考量。左派的理論（Pennycook, 2001）則批判英語的霸權導致弱勢的邊陲國家過度依賴英語作為溝通工具，致使較弱的地方性語言逐漸消失。相對於這兩種論點，本文採取第三個觀點是比較利益的理論，對於外國語言的學習與精進，可以視為是一種對特殊文

本的投資 (De Swaan, 2001)。在進行國際的溝通時，熟悉某種通用的國際語言，意謂了翻譯的成本可以節省下來，同時，國際語言這種文化資本，有助個人在本國或外國市場（商業和學術性的）進行競爭。相對的，依賴地區性文本謀生的群體，在社會整體對外國資訊取得有限，同時他們面對的閱聽眾的教育水準較低但人數眾多的情況下，嫻熟國內的核心語言（不同族群共同使用的語言），可以得到較大的利益 (De Swaan, 2001)。這個相對利益的觀點推論，熟悉另一種超級核心語言 (supercentral language) (高度使用的國際語言) (英語、法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等)，較不會偏好保守的、封閉的政策傾向，支持開放的、國際接觸的價值觀會較為明顯 (De Swaan, 2001)。

上述這種對普世價值與開放傾向的認同，亦可能來自文化消費的經驗。西方文化的消費，反映全球文化擴散的重要一環。以往研究常從文化工業的角度來預想資本主義企圖塑造出一致性的、順從的大眾文化與消費需求（虛假意識的產品）(Horkheimer and Adorno, 1972)。另一端文化全球化的觀點指出西方文化工業對接受國家的影響相當複雜。過度強調文化順從或同質化的結果，反而不易掌握跨文化互動消費的多種面貌。Robins (2000) 指出文化之間的「良性遭遇」的概念，相對於媒體帝國霸權壓迫的論點，比較可以照顧到不同的互動模式，例如文化的混合或是傳統文化的復振等。從閱聽人的觀點出發，Thompson (2000) 亦指出美國或西方文化在其他地界受歡迎的事實，反映的也可能是這些外來文化所帶來的愉悅，或者其所傳遞的普世價值的訊息（自由、人權、同情、民主、容忍）。我們底下分析臺灣民眾消費西方文化，並稱之為全球接觸中的一個行為元素，也是在這個較具彈性的理論位置上，來探究這種消費行為與普世價值的可能正向相關。

肆、資料與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資料取自「社會變遷調查」。這項調查每年以不同的主題（宗教、家庭、政治參與或傳播行為等）蒐集大約 2000 個全國性的機率樣本。在 2000 年開始，「社會變遷調查」開始蒐集臺灣民眾出國與外國接觸相關的資料，至目前（2010 年的資料調查）為止，基本的跨國界行為，已成為例

行性的訪問問題。本研究採用 2000、2005 與 2010 年三次的資料進行跨國界經驗的十年趨勢分析。這部分的統計描述，可以勾繪在全球化大趨勢下，臺灣民眾表現的行為模式。

在檢證我們提出的全球接觸效應的假設時，我們使用的是 2008 年的「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因為這個期次的主題——文化與全球化——特別針對跨國界的相關行為與態度做了相當廣泛的蒐集，適合本研究企圖進行的解釋性分析。不過這個方向的資料蒐集，僅是第一次，尚未能進行較多期次的比較。「社會變遷調查」蒐集的全球互動資料，是非常特殊的，其他國家的大型資料蒐集，少有將這個面向的議題有系統的納入。³「社會變遷調查」可以提供有價值的研究發現。所有分析選用的樣本是有工作的人口，亦即不包括家務管理者、退休者、學生，或有身體障礙的受訪者。不選用後者的原因是這個群體在社會經濟資源上較為弱勢，如果納入分析，可能高估社經資源的作用力，特別是跨國界流動的行為，不論是旅遊或工作出差，相當程度的依賴社會位置的高低，階層化假設的檢定容易產生顯著的差別。另一方面，在分析 2005 年因工作產生的跨國流動，選用有工作的樣本是較為合適的，基於這些一致性的考量，本研究分析的受訪者並不是包括全部樣本。選取後的各年資料樣本數列在表 1 的下緣。

測量

跨國界經驗。「社會變遷調查」詢問受訪者：「你有沒有出過國？包括中國大陸、港澳？」，並進一步詢問有出國經驗者到過哪些地方——從最近的東北亞、東南亞，到遙遠的非洲，或基本上乏人問津的中東，共計有十個區域。這些資料是理解臺灣民眾跨國界的重要資訊。這種地理的流動，與一般國際移民有所不同，後者是離開之後不再回來，前者則是根基在臺灣，身分仍是臺灣的住民，但有許多機會將足跡烙印在各大洲。當然這兩者之間另有來回兩地的「空中飛人」，既不屬臺灣人，也不算是外國定居者，他們善用跨國社

3 Asia Barometer 以及 Asian Barometer 這兩個跨國調查，僅有簡單的數個問項，細緻度較為不足，但仍可參考。

會網絡而能帶出個人的新大陸與舊故居之間的連繫 (Ong, 1999)。這種族群的身分、網絡與態度有其特異之處，但不易作為全國性調查中的樣本進行觀察。一些研究者以在中國居住工作的臺商、幹部為對象，以民族誌方式進行身分認同與全球化想像的研究 (Tzeng, 2011)，或是觀察這個群體如何持續維持在中國的工作、在臺灣的家庭以及在這個跨國連結上突現出來的雙重身分 (鄧建邦, 2009)。這個取向亦為重要，但各自不同的研究企圖仍應加以區別。

跨國界的社會關係是表現全球接觸的另一個指標。個人與外國社會的他人建立友誼或工作上的關係，是提供個人發展反思性的全球思考之觸媒。跨國關係的全球化民族誌研究均指出這個元素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在觀察專業中產階級形成的跨國技術社群時 (Kennedy, 2004)。這個方面的資料在 2008 年的「社會變遷調查」有較進一步的蒐集，該調查詢問受訪者在中國、日本、韓國、東南亞地區、歐洲與北美有沒有認識的人 (這個期次以上述地區詢問出國的區別，與歷次調查略有不同)。僅是「認識」這個層面或許稍顯得單薄，這次調查未有更進一步的澄清這些跨國認識的各種形式 (例如這些關係建立的基礎是否與工作相關，聯絡的媒介與頻率等)，這些更細緻的資訊，有待未來研究的蒐集。

國際語言能力以英文閱讀能力 (自評)，⁴ 以受訪者在六點量表上 (從非常好=6 到不會英文=1) 的平均自評分數，作為綜合指標分數。西方文化消費，是以過去一個月從電視上看到的電影來區分歐美居多者 (=1，佔 45.67%) 或是其他國家製作 (包括不看電影=0) 兩類，並以之進行操作化。物質消費，例如國際名牌商品或奢侈品消費，不在這一次的調查範圍，因此未能納入分析。我們感興趣的是跨文化接觸，研究者亦指出，這樣的行為不能等同為全球文化的同質化趨勢或壓力 (Goodman, 2007)。我們選取消費西方文化作為指標的，是以受訪者過去一個月從電視上看到的電影：我們將「以歐美居多者」 (=1) 與本地或其他地區加以區分 (=0)，以這個指標作為全球文化消費的代表變項。其他類型的消費，包括流行、名牌或炫耀性的高級消費 (珠

4 原題目為「閱讀英文報紙中的短文」，是六點量表 (非常好=6 到不會英文=1)，平均值為 3.0，標準差為 1.2。

寶、衣飾等)因缺乏相關資訊未能納入分析。對於臺灣民眾而言,較為小眾形式的特殊媒體(BBC或中東電影),即使進行調查,應也是只能反映出較小群體的興趣。

在檢測全球接觸經驗的反應上,特別是普世價值的面向,本研究以三個面向的指標來觀察。根據前文的討論,Robertson(1992)所提出的普世價值論的想法,一方面認為跨文化、跨國家的互動秩序,是未來社會演進的基本元素,對於全球化所帶來的正面意義,不應過度的質疑。同時,對於進入國界的跨國移入人口,應採取開放的態度,但這些行為或傾向,並不影響對所屬地域的認同。依據這些理論的前提,我們選用特定的三組依變項。首先是對全球化的一般性評價,即對全球化所產生的在地經濟衝擊的看法。「社會變遷調查」有三個小題目,詢問受訪者對全球化評估的態度:「各國及各地區之間的人、物與資金的交流一直在增加,請問您認為:(1)對於臺灣的經濟好還是不好?(2)對於臺灣人的工作機會好還是不好?(3)對於環境好還是不好?」,答項從「非常好」到「非常不好」有七個量尺。我們預期,全球接觸與全球化的正面評估之間,存有正向的相關,這是我們提出的H3假設。

第二項指標是接受外國移工與移民(H4假設)。這個向度亦有三個適當的題目:「(1)請問您認為在臺灣「工作的外國人數」應該增加還是減少?(2)「東南亞籍新娘」的人數應該增加還是減少?(3)「中國籍新娘的」人數應該增加或減少?」,這幾題均為從「大幅增加」到「大幅減少」五點的量表。高分代表對移入人口數量的正向支持。

最後我們運用答題者對自己國家與「其它東亞國家」的主觀感情作為測量,檢測全球接觸的潛在影響。題目為:「請問您(1)對於您的國家的感情強不強烈?(2)對於其他東亞國家的情感強不強烈?」這兩項問題的答項是很有感情(=4),有感情(=3),有點感情(=2),完全沒有感情(=1)。理論上預期全球接觸與這兩種身分認同均呈正向相關,這是H5假設預期的關係方向。

伍、臺灣民衆的跨國界流動

我們選用有工作者作為分析對象。表1列出2000年至2010年間五年一

表 1：出國經驗之地區分配（%）

	2000	2005	2010	2005（因工作出國）
從未出國	43.9	38.1	34.5	39.6
東北亞	24.3	28.5	36.4	6.3
東南亞	36.0	40.2	43.6	7.6
中國大陸	23.6	26.8	33.9	10.2
港澳	19.3	19.4	25.9	5.6
中東	1.4	1.3	1.1	.8
歐洲	6.4	8.7	11.1	3.6
中南美洲	1.1	1.8	1.9	1.3
北美洲	14.7	14.2	14.8	5.3
紐澳	6.3	6.6	8.7	1.2
非洲	1.4	1.3	1.5	.8
其它地區	.7	1.2	1.0	.2
樣本數	1324	1377	1238	1312

註：僅包含有工作者的樣本。

次總計的出國經驗。⁵ 在 2000 年，從未出國的民眾佔了 43.9%，高比例的民眾並沒有跨國界的經驗（見表 1 的統計）。跨國所到之處，主要仍以亞洲大陸做為主要的目的地，特別是東南亞，東北亞與中國大陸次之，再其次是香港澳門。跨過亞洲到北美洲，仍算是頗常有的經驗，雖然比例已降到 14.7%，其他兩個較富裕的地區——歐洲與紐澳，其比例則明顯少了許多（不到北美洲的一半）。中東、南美洲和非洲乏人問津，也反映了臺灣民眾與這些地方的連結很弱。

從 2000 年至 2010 年間，從未出國的比例降低了 9 個百分點，有更多人參與跨國界的機會。就地理分布而言，並未發現有不同模式的演變。亞洲地區仍然是臺灣民眾足跡最常到的地方，東南亞和東北亞特別受到青睞，中國與港澳亦吸引不少民眾前往，但與前兩個地區的普遍度仍有相當的差別。值

5 原題目為「您有沒有出過國，包括中國大陸、港澳？到過什麼地方？」，答題者若回答出過國，需進一步複選到過的地區。因為是複選題，所以總和會超過 100%。

得注意的是，到過北美洲的比例這十年內持平未變，反而歐洲有明顯的增加約近 4 個百分點。紐澳增加的幅度較為有限，增加的比例約 2 個百分點。其他地區在這十年間，仍然沒有引起更多人的興趣。

上述的統計將各種目的（或動機）的跨國經驗混而為一，無法區分出不同類型的跨國經驗。目前，出國旅遊已成為主要的形式，我們有必要將它與其他形式的跨國經驗分開來。2005 年的「社會變遷調查」特別蒐集了因工作因素到過哪些地區的資訊。這些「出差」的地區中，表示曾到中國的比例最高（10.2%），反映兩岸間經濟互動的密度。相較之下，在 1990 年代之前曾與臺灣貿易與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美國、日本，因工作因素而到這些地區訪問的累計比例，相對低了許多，這亦反映過去一、二十年間，臺灣的區域經濟互動模式的變化。的確，相關的統計亦顯示，中國已是臺灣最大的外銷市場，亦是最大的直接投資地區（郭建中，2008；Cai, 2008）。

跨國界經驗的階層化假設

跨國流動並不是在一個國界已鏟平的「地球村」中進行。在臺灣社會脈絡下，跨過國界仍需相當充分的各種資源。同時，不同目的地亦有相對的位階，到訪具有較高「聲望」的富裕地區，需要動用的資源更多，因而排除了社會底層階級的機會（蔡明璋，2002；Tsai and Appelbaum, 2010）。依據這個階層化觀點，本研究使用三個時期的資料，更細緻的區分七個較常到的地區。表 2 的迴歸分析將三個時期（2000 年、2005 年與 2010 年）的資料合併，估計方法是二項式邏輯迴歸模型，依變項（出國或未曾出國，到過東北亞或未曾等），是以經驗有無進行觀測。這十年間的變遷趨勢亦以二個年度的虛擬變項來呈現。

首先，表 2 的第一欄，呈現三個時期未出國的預測因素。在控制性別、年齡（及其平方項）、省籍背景（外省籍=1）變項之後，一般而言男性因為不同的原因（社會化或家庭責任等）較不受空間的限制，考慮性別的差異仍是必要的（Jamieson, 1998）。但是本文發現，女性跨國界的比例高過男性，日本的研究亦有相似的發現（Mak et al., 2005; Sasaki et al., 2006），日本年輕的女性通常會出國旅遊，以免日後受到家庭責任的限制而無法成行，臺灣女性

表 2：出國地區的邏輯迴歸分析，2000-2010 年

	未出國	東北亞	東南亞	中國大陸	港澳	北美洲	歐洲	紐澳
男性(女性=0)	.536*** (.077)	-.620*** (.080)	-.475*** (.074)	-.073 (.081)	-.724*** (.090)	-.743*** (.109)	-.592*** (.131)	-.457*** (.135)
年齡	-.097*** (.017)	.069*** (.018)	.111*** (.017)	.122*** (.019)	.087*** (.021)	.074** (.024)	.072* (.032)	.076* (.032)
年齡平方×100	.062*** (.018)	-.035 (.019)	-.087*** (.018)	-.084*** (.020)	-.057* (.023)	-.021 (.026)	-.034 (.035)	-.042 (.035)
外省(本省與 原住民=0)	-.543*** (.135)	.053 (.119)	.118 (.114)	.835*** (.116)	.543*** (.122)	.521*** (.139)	.174 (.170)	.082 (.184)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0)								
高中(職)	-.658*** (.104)	.532*** (.122)	.720*** (.106)	.161 (.115)	.756*** (.140)	.790*** (.191)	1.036*** (.265)	.769** (.245)
大學以上	-1.429*** (.127)	1.323*** (.132)	.969*** (.121)	.423** (.129)	1.235*** (.151)	1.899*** (.193)	2.037*** (.264)	1.684*** (.246)
職業(事務性與技術工=0)								
經理	-1.057*** (.227)	.711*** (.165)	.830*** (.164)	.969*** (.165)	.903*** (.170)	1.202*** (.187)	1.210*** (.214)	.247 (.252)
專業	-.669*** (.174)	.461** (.141)	.453** (.138)	.290 (.152)	.312* (.154)	.628*** (.169)	.826*** (.195)	.355 (.213)
助理專業	-.550*** (.105)	.542*** (.101)	.655*** (.096)	.457*** (.106)	.585*** (.111)	.746*** (.134)	.518** (.168)	.402* (.170)
個人收入	-.161*** (.021)	.073*** (.014)	.089*** (.015)	.079*** (.014)	.111*** (.015)	.095*** (.015)	.075*** (.016)	.054** (.018)
年度(2000年=0)								
2005年	-.193* (.088)	.145 (.096)	.149 (.087)	.180 (.097)	-.086 (.108)	-.187 (.125)	.260 (.161)	-.082 (.165)
2010年	-.232* (.093)	.436*** (.097)	.184* (.090)	.504*** (.098)	.233* (.107)	-.356** (.130)	.374* (.160)	.093 (.162)
常數項	3.731	-4.192	-4.418	-5.490	-5.071	-5.958	-6.759	-6.215
Pseudo R ²	.148	.117	.099	.108	.135	.196	.173	.092
樣本數	3851	3851	3851	3851	3851	3851	3851	3851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括弧內為估計標準誤。

或許亦有相似的做法。在臺灣的外省省籍，相較於閩南、客籍或原住民，是在跨界流動與網絡關係上較有經驗的社群，他們與中國的關係亦較為強烈，因此納入作為一個控制變項。我們以年齡的變項平方項，抓取可能的變異，這是考量到隨著年齡的增加，較年長者在生理上面臨較大的限制，我們預期年齡變項應有正向的效果，其平方項有負項效果，形成倒 U 型的曲線。⁶ 表 2 的分析結果顯示鄰近的東北亞、東南亞、中國及港澳的出國機率表現預期的曲線作用，但其他地區的機率則並未表現這個模式——分析亞洲以外地區之結果顯示，年齡的效應並非最重要的考量。我們觀察到教育程度、職業、以及個人收入⁷ 呈現非常穩定的顯著水準，關係的方式亦是原先預期的，社會經濟資源愈多者，未出國的比例明顯較低，這些分析複製蔡明璋（2002）的發現。不過蔡明璋（2002; Tsai and Appelbaum, 2010）並未進一步觀察跨國經驗的地理擴展，本文就這個重要命題做進一步的分析。在表 2 的第二欄之後，我們逐步估計各個地區，主要的發現亦支持階層化的假設，教育、職業與收入的作用顯現出非常一致性的正向相關。有一項值得注意的差異是，在分年進行表 2 的所有估計時（限於篇幅不列出結果），大學教育這個變項與到過中國的關係在 2000 年呈現顯著的正相關，但是，所有不同的教育程度者在 2005 及 2010 年的資料上則均未顯示有明顯的差別。隨著兩岸關係更形密切，較低教育程度者亦有相當的機會進入中國。職業變項在紐澳地區到訪的模型中亦不是很顯著，可能是這個地區與臺灣經濟進出口的關係較其他地方微弱，致使與經濟活動相關的職業差別效果未能顯現出來。估計結果顯示在北美洲的模型上，2010 年的虛擬變項為負值，不同於其他地區的情況，經過逐步分析各自變項的相關模式後，發現是這一年度的大學教育者比例較 2005 年大幅增加（9.5 個百分點）；亦即 2010 年到訪北美洲的比例，反映的是這一年高教育的受訪者在樣本中的增加，而這項跨國流動逐年增高的趨勢。

表 3 就「因工作因素出國」的機率進行迴歸估計，大致上亦得到相近似

6 年齡的平方項在表 2 的後三個模型中未達顯著水準，可能是因為到訪這些較富裕的地區，更需要社會經濟資源，而年齡較高者中，仍有為數不少受訪者擁有優越的社經地位，所以整體而言，不表現出倒 U 型的關係。

7 這些基本變項的統計，請看附表 1。

表 3：出國地區的邏輯迴歸分析——因工作出國（2005 年）

	東北亞	東南亞	中國大陸	港澳	北美洲	歐洲
男性(女性=0)	.087 (.279)	.517* (.254)	.418 (.229)	-.144 (.299)	-.051 (.313)	.177 (.394)
年齡	.147 (.098)	.131 (.081)	.272** (.091)	.256* (.122)	-.009 (.089)	.160 (.150)
年齡平方×100	-.143 (.120)	-.150 (.098)	-.332** (.112)	-.304* (.152)	.020 (.105)	-.210 (.184)
外省(本省與 原住民=0)	.280 (.315)	.740** (.281)	.375 (.273)	.522 (.330)	.995** (.322)	.595 (.426)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0)						
高中(職)	17.162*** (1.959)	.331 (.398)	.633 (.413)	2.457* (1.071)	.880 (.828)	-.061 (.744)
大學以上	17.797*** (1.923)	.534 (.430)	.904* (.435)	2.936** (1.077)	1.517 (.827)	.349 (.753)
職業(事務性與技術工=0)						
經理	1.323** (.445)	1.306** (.412)	2.162*** (.385)	1.498*** (.450)	1.909*** (.534)	2.718*** (.590)
專業	.164 (.432)	-.136 (.428)	.181 (.373)	-1.327* (.637)	1.326** (.470)	.614 (.658)
助理專業	.641 (.336)	.386 (.299)	.699* (.272)	.524 (.339)	.740 (.437)	.815 (.530)
個人收入	.091*** (.027)	.081*** (.024)	.101*** (.026)	.129*** (.028)	.115*** (.027)	.104*** (.028)
常數項	-24.429 (.000)	-6.639 (1.633)	-9.386 (1.790)	-11.385 (2.559)	-5.683 (1.916)	-7.953 (2.993)
Pseudo R ²	.202	.119	.201	.234	.226	.243
樣本數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1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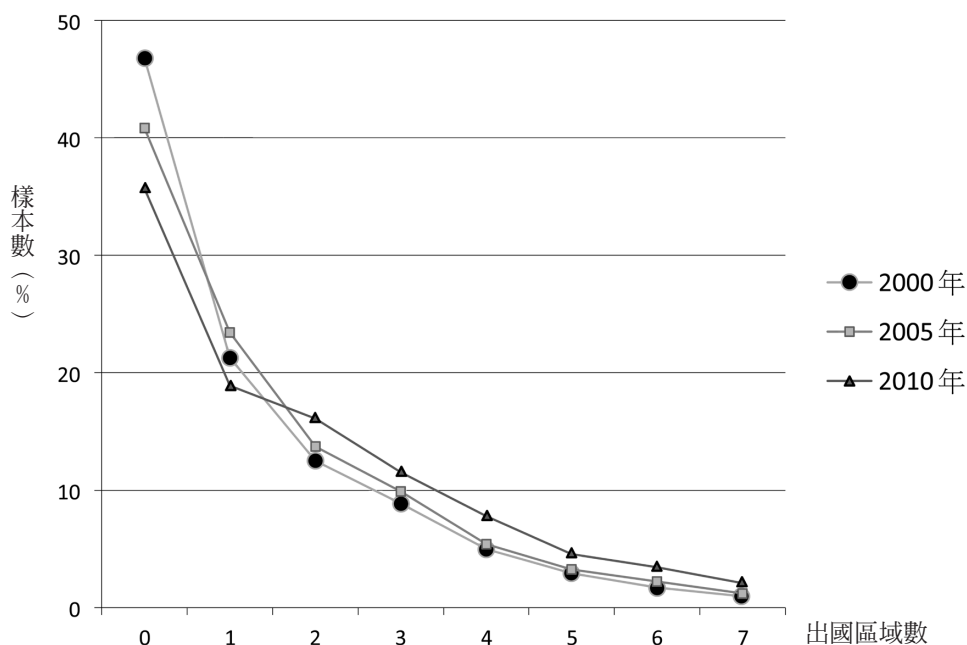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括弧內為估計標準誤。

的發現。教育的影響(大學以上學歷)在東北亞與港澳這兩個地區較為明顯，職業與收入亦在各地區有一致性的作用。國外出差較限於高位階的工作者，主管經理以下的工作者其機會顯得較少。個人所得代表掌握的社會經濟資源的總合，亦與因工作出國有密切的關係。

上述的分析分別就各個地區的跨國界經驗進行，著眼點是這種行為的地理「廣布性」。本文的想法是，跨國經驗的「深度」作為另一個向度，亦具有特殊的意義。對某些人而言，隨著不同國家／地區到訪持續的累積，護照上各國的入境章愈蓋愈多，周遊列國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們試著以累計到訪地區數目的統計，以表 2 的七個地區的加總，作為一個代表指標，並呈現各年的狀況。這種「全球走透透」的表現，可以在圖上看到三個時期的統計（請見圖 1）。這十年間，到訪區域數在兩個到四個的比例，是有小幅度的增加，但是，到過五個區域或以上的民眾，增長的幅度少了許多。不少民眾或許在這十年中間一個地方到訪多次，這項重要資訊可惜不在「臺灣社會調查」的蒐集範圍內，故未能納入分析。

表 4 是以計次資料模型進行的估計結果。由於未出國的人（以 0 次計），仍有佔頗高的比例（見圖 1），呈現典型的零次膨脹的情況，這個現象暗示從沒有出國者與其他的國際經驗較多的人，其行為屬性並不相同，或是具有所謂間斷、未能觀察的異質性（Long, 1997: 242）。因此我們用零值膨脹計次模型（zero-inflated count models）（Long, 1997）同時進行「二部分」的估計，

圖 1：2000 年到 2010 年臺灣民眾出國區域數之百分比



這個模型的優點是容許分別就未出國的機率與出國次數進行估計。在計次（出國區域累加）估計的部分，大致亦呈現了社會經濟地位變項的正向相關（表 4 上半部）。「未出國」的邏輯迴歸估計（表 4 下半部），顯示高教育程度以及高收入者，有較低的機率落入「未出國」的群體中。職業的差異在因工

表 4：累積出國地區的 zero-inflated count model 估計

	2000 年出國	2005 年出國	2010 年出國	2005 年工作
出國累加估計				
男性(女性=0)	-.315*** (.072)	-.301*** (.063)	-.239*** (.052)	-.146 (.177)
年齡	.093*** (.023)	.029* (.013)	.052*** (.014)	.008 (.069)
年齡平方×100	-.079** (.024)	-.011 (.014)	-.032* (.014)	-.014 (.079)
外省(本省與 原住民=0)	.187* (.083)	.211** (.080)	.070 (.070)	.364* (.176)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0)				
高中(職)	.241* (.113)	.187 (.106)	.174 (.098)	1.117* (.441)
大學以上	.548*** (.112)	.424*** (.113)	.352*** (.098)	1.121* (.440)
職業(事務性與技術工=0)				
經理	.530*** (.099)	.595*** (.108)	.334*** (.087)	.196 (.243)
專業	.175 (.100)	.390*** (.091)	.273** (.085)	-.570* (.268)
助理專業	.277*** (.078)	.361*** (.073)	.382*** (.062)	-.344 (.213)
個人收入	.027** (.009)	.032*** (.008)	.023*** (.007)	.041*** (.012)
常數項	-2.275*** (.507)	-.876** (.322)	-1.141*** (.329)	-.931 (1.451)

表 4：累積出國地區的 zero-inflated count model 估計（續）

	2000 年出國	2005 年出國	2010 年出國	2005 年工作
未出國估計				
男性(女性=0)	.106 (.291)	.401 (.302)	.349 (.207)	-.607* (.276)
年齡	.057 (.109)	-.190** (.061)	-.081 (.048)	-.166 (.088)
年齡平方×100	-.087 (.115)	.129* (.056)	.048 (.052)	.180 (.105)
外省(本省與 原住民=0)	-.473 (.513)	-.200 (.592)	-.993* (.460)	-.186 (.321)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0)				
高中(職)	-.773* (.314)	-1.594** (.515)	-.394 (.312)	.552 (.599)
大學以上	-2.735* (1.121)	-2.934*** (.718)	-1.400*** (.373)	-.125 (.621)
職業(事務性與技術工=0)				
經理				-3.607 (2.445)
專業				-.901* (.439)
助理專業				-1.367*** (.319)
個人收入	-.266** (.084)	-.400*** (.105)	-.287*** (.070)	-.162** (.060)
常數項	-.304 (2.467)	6.137 (1.656)	2.752 (1.128)	5.964 (1.801)
Alpha	.116 (.051)	.120 (.400)	1.200 (.0001)	.323 (.164)
Vuong	4.102***	3.960***	21.260***	4.820***
樣本數	1298	1346	1207	1250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括弧內為估計標準誤。

作出差的模型上達到顯著，在一般性的「出國」經驗有無，則不是很好的預測變項，因此不納入最後的模型中。在表 4 的最下方顯示，各年度的資料有過度分散的情況（Alpha 係數 > 2 個標準差），Vuong 的檢定亦顯示零值膨脹模型優於不處理這個情況的估計。

陸、全球接觸與普世價值觀

本研究使用 2008 年的「社會變遷調查」資料檢視全球接觸對普世價值的影響。這個期次的調查包括較完整的個人層次的跨國流動、外國接觸，以及兩個我們特別關心的獨特因素——國際語言能力和文化消費。首先，表 5 第一欄列出對臺灣經濟影響⁸的判斷。對全球化作用的三個評估，彼此的零序相關頗高，可能存有一個潛在的變項影響受訪者的回答方式，造成同時性的相關（contemporaneous correlation），這個隱藏的資訊，是我們使用的預測變項中未能納入控制的。統計學者建議（Johnston and DiNardo, 1997），在迴歸估計時，可以將這三個依變項的估計式視為同一群組，同時將三者殘差項的相關納入估計參數的資訊中，形成所謂「似不相關迴歸」（seemingly uncorrelated regression，簡稱 SUR）的估計，這種一般化的最小平方方法提供的估計值，較各模型分開處理的最小平方方法更有效率，特別是殘差相關較高的情況下。⁹ SUR 迴歸估計的結果顯示，英文能力佳，外國網絡強以及常看歐美電影者，傾向認為更多的人、物與資金的跨國界流動，對臺灣的經濟具正面的效應。但是對臺灣的「工作機會」與「環境」的影響評估，僅有英語能力呈現正向的相關（認識外國人的地區總數與「工作機會」相關性較低）。同時，一般性的人口社經背景因素，均不具有解釋力。「跨國流動」（旅遊地區的加總變項）亦不具有預測力。

8 基本統計列於附表 2。

9 理論上，SUR 的估計值在一組相同的自變項的情況下，估計結果會與一般最小平方方法接近（Cameron and Trivedi, 2005）。本文曾嘗試將未達顯著水準的全球接觸變項排除，使各方程式的自變項各有差異，但是結果並未有所改變。在表 5 至表 8 的最後一列，提供了各組方程式的殘差平均值及其檢定（均達顯著水準）。

表 5：全球接觸與全球化影響的評估：SUR 模型

	對臺灣 的經濟	對臺灣 人的工 作機會	對環境	對臺灣 的經濟	對臺灣 人的工 作機會	對環境
男性(女性=0)	-.079 (.089)	-.261* (.105)	-.174 (.095)	-.093 (.089)	-.284** (.105)	-.200* (.095)
年齡	.023 (.023)	-.010 (.027)	.012 (.024)	.022 (.023)	-.011 (.027)	.009 (.024)
年齡平方×100	-.030 (.026)	.002 (.031)	-.021 (.028)	-.028 (.026)	.004 (.031)	-.018 (.028)
外省(本省與 原住民=0)	.046 (.140)	.185 (.166)	-.009 (.151)	.029 (.141)	.160 (.167)	-.049 (.152)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0)						
高中(職)	.114 (.138)	-.007 (.163)	-.149 (.148)	.110 (.137)	-.006 (.162)	-.151 (.147)
大學以上	.205 (.167)	-.058 (.197)	-.043 (.179)	.204 (.165)	-.045 (.194)	-.041 (.177)
職業(事務性與技術工=0)						
經理	.041 (.181)	-.104 (.213)	-.010 (.194)	.054 (.178)	-.082 (.210)	.004 (.191)
專業	-.205 (.165)	-.297 (.195)	-.010 (.177)	-.189 (.164)	-.270 (.194)	.017 (.176)
助理專業	-.263* (.120)	-.077 (.142)	-.121 (.129)	-.260* (.119)	-.067 (.141)	-.118 (.128)
個人收入	.012 (.015)	.011 (.018)	.015 (.016)	.012 (.015)	.012 (.018)	.015 (.016)
出國旅遊地區	.013 (.036)	.057 (.043)	.047 (.039)			
總計						
有認識外國人的 地區總計	.082* (.036)	.041 (.043)	.073 (.039)			
去過中國旅遊				.113 (.098)	.234* (.116)	.249* (.106)
認識中國的人				.167 (.099)	.096 (.116)	.185 (.106)

表 5：全球接觸與全球化影響的評估：SUR 模型（續）

	對臺灣 的經濟	對臺灣 人的工 作機會	對環境	對臺灣 的經濟	對臺灣 人的工 作機會	對環境
英文閱讀能力	.100*	.135*	.114*	.119*	.153**	.135**
	(.048)	(.057)	(.052)	(.047)	(.055)	(.050)
觀看歐美電影	.249**	.083	.188	.259**	.093	.201*
	(.092)	(.109)	(.099)	(.092)	(.108)	(.099)
常數項	4.219	4.555	4.013	4.194	4.535	4.010
	(.488)	(.577)	(.525)	(.484)	(.571)	(.519)
Model χ^2	64.96	38.36	53.94	64.83	41.00	59.47
R ²	.0520	.0314	.0435	.0518	.0334	.0477
樣本數	1185	1185	1185	1186	1186	1186
ρ /Breusch-Pagan test (χ^2)	.569/1149.421***			.568/1146.820***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括弧內為估計標準誤。

在表 5 的第四到第六欄，列出「跨界中國」以及「認識中國人」兩個虛擬變項作為自變項的迴歸估計。臺灣目前與中國關係日趨緊密，與中國的接觸，或所謂的「佈局中國」成為臺灣民眾想像全球化的一個主要部分。基於這個背景，本研究有必要單獨從「中國因素」這個觀點進行再進一步的分析。迴歸分析顯示，「去過中國」的作用，相對於「認識中國人」，在對「工作機會」與「環境」有利的想法上，有比較顯著的相關。到中國旅遊，或許較容易對這個國家快速的建設與成果留下印象，但是接觸的中國人較多者，提供不同的線索供作判斷，對於與中國經濟的結合是否有利於臺灣本地的勞力就業這樣的問題，不一定會形成較正向的評價。

全球接觸與接受外來人口亦以 SUR 的方法進行分析，結果列於表 6。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基本背景變項中，外省籍者較支持來自中國的婚姻移民，這也複製了臺灣以往研究的發現（陳志柔、于德林，2005；蔡明璋，2011）。英語能力對婚姻移民及外國移工（前三欄）人數增加，呈正向的相關。跨國流動與國外社會關係，對外國（中國及東南亞以外的國家）工人的增加，均有支持性的態度；不過在接受來自中國或東南亞籍的配偶，這兩個

表 6：全球接觸與接受移民的態度：SUR 模型

	在臺灣的 中國籍新娘	在臺灣的 東南亞籍新娘	在臺灣工作 的外國人	在臺灣的 中國籍新娘	在臺灣的 東南亞籍新娘	在臺灣工作 的外國人
男性(女性=0)	.338*** (.053)	.366*** (.052)	.136* (.059)	.331*** (.053)	.366*** (.052)	.103 (.060)
年齡	-.010 (.013)	-.021 (.013)	-.059*** (.015)	-.010 (.013)	-.022 (.013)	-.053*** (.015)
年齡平方×100	.004 (.015)	.016 (.015)	.052** (.017)	.005 (.015)	.017 (.015)	.049** (.017)
外省(本省與 原住民=0)	.228** (.086)	.003 (.083)	.087 (.095)	.215* (.086)	.001 (.084)	.104 (.097)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0)						
高中(職)	-.152 (.083)	-.131 (.080)	-.093 (.092)	-.151 (.083)	-.134 (.080)	-.063 (.093)
大學以上	-.035 (.101)	-.055 (.097)	.220* (.112)	-.032 (.100)	-.060 (.097)	.289** (.112)
職業(事務性與技術工=0)						
經理	.062 (.109)	.057 (.105)	.184 (.121)	.066 (.107)	.051 (.104)	.302* (.120)
專業	-.043 (.101)	-.162 (.098)	.203 (.112)	-.034 (.100)	-.163 (.097)	.264* (.113)
助理專業	.042 (.072)	.033 (.070)	.092 (.081)	.044 (.072)	.030 (.070)	.144 (.081)
個人收入	.004 (.009)	-.004 (.009)	.037*** (.010)	.004 (.009)	-.004 (.009)	.043*** (.010)
出國旅遊地區 總計	.023 (.022)	-.004 (.021)	.125*** (.024)			
有認識外國人 的地區總計	-.005 (.022)	.001 (.021)	.073** (.025)			
去過中國旅遊				.079 (.059)	.018 (.058)	.197** (.067)
認識中國的人				.015 (.060)	-.004 (.058)	.109 (.067)
英文閱讀能力	.122*** (.029)	.108*** (.028)	.094** (.032)	.124*** (.028)	.107*** (.028)	.134*** (.032)
觀看歐美電影	-.099 (.056)	-.060 (.054)	.053 (.062)	-.097 (.056)	-.060 (.054)	.077 (.063)
常數項	2.073 (.291)	2.395 (.282)	2.929 (.324)	2.079 (.288)	2.412 (.279)	2.702 (.325)
Model χ^2	105.4	98.53	371.4	106.6	98.75	333.7
R ²	.0806	.0758	.236	.0814	.0759	.217
樣本數	1202	1202	1202	1203	1203	1203
ρ /Breusch- Pagan test (χ^2)		.494/989.963***			.490/981.366***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括弧內為估計標準誤。

跨國流動關係因素，均未達顯著的作用——顯示即使是國界進出較頻繁的人，對婚姻移民仍是相當的保守，「跨界中國」或「認識中國人」，對於接受更多中國籍新娘，亦未因而有較正向的支持（第四、五欄）。「跨界中國」反而是有助於接受到臺灣的外國工作者。

或許我們研究的民眾距離大量外籍配偶湧入的高峰期（2003-2005年）不遠，對於人口數量的增加問題仍然敏感而謹慎，致使上述的分析未能發現較顯著的相關。我們再使用兩個指標——政府對中國與東南亞婚姻移民提供的幫助（三個等級的量表，多=3、剛好=2、少=1）。幫助的多寡，不涉及是否地狹人稠的臺灣未來所能「容忍」的新增外來人口，或許較不會採取嚴苛的態度來回應這個議題。儘管「提供幫助」也暗示政府財政負擔增加，或再分配不利於自己，但目前而言，這方面的財政／福利競爭尚未是一個顯著的公共政策議題。政府「幫助」這詞（而非使用政府「補助」）也相當的中性，應無誤導受訪者的疑慮。因此，這兩個題目用來測量對婚姻移民的接受度仍是適當的。表7的迴歸分析結果依然顯示，¹⁰ 全球接觸的指標與這兩項幫助的相關很低，除了認識較多外國人的受訪者，傾向於認為對中國婚姻移民，政府幫助較少之外（第一欄），跨國界的經驗並無影響，甚至英語能力或歐美文化消費亦無作用。¹¹ 同樣的，在對東南亞婚姻移民的幫助（第二欄），認識外國人這個因素亦達顯著水準。¹²

本研究預測，全球接觸有助於發展一種反思性的認同身分，在跨出國界、面對世界的同時，並不必然意謂個人對國家情感的減弱、褪色，反而，個人對原始身分的認同可以因此更為增強、明顯。我們將這部分的迴歸分析結果列於表8。在對自己的國家情感方面，英文能力及兩個跨國經驗均未達

10 對於政府提供給婚姻移民的補助是多或少，有較多的受訪者回答「不知道」，應是缺乏資訊，所以選擇不回答，本文未將這些人加入分析，故使用的樣本數較小。

11 「社會變遷調查」資料中，另一個可以表現全球文化消費的行為指標，是「過去一年內到電影院所看到過的電影」（歐美=1，其他情況=0），我們試著用這個變項作為替代，但並沒有獲得與普世價值變項更為明顯的關係。

12 對東南亞外籍配偶的接受度，或許與個人在這個地理區的跨界經驗與人際網絡更直接相關，我們以虛擬變項探究這樣的相關，表6的第五欄與表7的第四欄經重新分析，結果並無所獲。

表 7：全球接觸與政策支持：SUR 模型

	對中國婚姻 移民的幫助	對東南亞婚姻 移民的幫助	對中國婚姻 移民的幫助	對東南亞婚姻 移民的幫助
男性(女性=0)	-.108* (.047)	-.095 (.049)	-.098* (.047)	-.085 (.049)
年齡	-.002 (.012)	.012 (.013)	-.002 (.012)	.010 (.013)
年齡平方×100	.004 (.014)	-.012 (.015)	.004 (.014)	-.012 (.015)
外省(本省與原住民=0)	-.195** (.074)	-.020 (.077)	-.194** (.075)	-.028 (.078)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0)				
高中(職)	.023 (.074)	.035 (.077)	.027 (.073)	.034 (.076)
大學以上	-.184* (.089)	-.133 (.093)	-.183* (.088)	-.142 (.092)
職業(事務性與技術工=0)				
經理	-.022 (.095)	-.020 (.099)	-.027 (.094)	-.043 (.098)
專業	-.137 (.087)	-.150 (.090)	-.144 (.086)	-.160 (.090)
助理專業	.011 (.063)	-.013 (.066)	.012 (.063)	-.020 (.065)
個人收入	.000 (.008)	-.005 (.008)	-.000 (.008)	-.006 (.008)
出國旅遊地區總計	-.006 (.019)	-.014 (.020)		
有認識外國人的地區總計	-.042* (.019)	-.048* (.020)		
去過中國旅遊			-.084 (.052)	-.054 (.054)
認識中國的人			-.042 (.052)	-.045 (.054)
英文閱讀能力	.009 (.026)	-.007 (.027)	-.003 (.025)	-.023 (.026)
觀看歐美電影	-.064 (.048)	-.038 (.050)	-.071 (.048)	-.046 (.050)
常數項	1.974 (.260)	1.795 (.270)	1.995 (.257)	1.855 (.268)
Model χ^2	66.97	53.15	65.71	47.88
R ²	.0609	.0490	.0598	.0443
樣本數	1032	1032	1033	1033
p/Breusch-Pagan test (χ^2)	.765/602.070***		.766/603.923***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括弧內為估計標準誤。

表 8：全球接觸與地區認同：SUR 模型

	對自己 國家	對其他 東亞國家	對自己 國家	對其他 東亞國家
男性(女性=0)	.043 (.040)	-.065 (.040)	.041 (.040)	-.079 (.040)
年齡	.045*** (.010)	-.017 (.010)	.045*** (.010)	-.014 (.010)
年齡平方×100	-.034** (.011)	.018 (.011)	-.034** (.011)	.017 (.011)
外省(本省與原住民=0)	-.092 (.063)	-.014 (.064)	-.097 (.064)	-.017 (.065)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0)				
高中(職)	.026 (.061)	.146* (.062)	.028 (.061)	.159* (.062)
大學以上	.138 (.074)	.095 (.075)	.150* (.074)	.129 (.075)
職業(事務性與技術工=0)				
經理	-.051 (.081)	-.091 (.082)	-.034 (.079)	-.034 (.081)
專業	-.080 (.075)	.032 (.076)	-.067 (.074)	.065 (.076)
助理專業	.034 (.054)	.061 (.055)	.042 (.053)	.084 (.054)
個人收入	-.003 (.007)	.005 (.007)	-.002 (.007)	.008 (.007)
出國旅遊地區總計	.022 (.016)	.060*** (.016)		
有認識外國人的地區總計	.012 (.016)	.045** (.016)		
去過中國旅遊			.029 (.044)	.075 (.045)
認識中國的人			.056 (.044)	.121** (.045)
英文閱讀能力	.029 (.022)	.058** (.022)	.034 (.021)	.077*** (.021)

表 8：全球接觸與地區認同：SUR 模型（續）

	對自己 國家	對其他 東亞國家	對自己 國家	對其他 東亞國家
觀看歐美電影	.087* (.041)	.018 (.042)	.087* (.041)	.027 (.042)
常數項	1.811 (.215)	1.585 (.218)	1.77 (.213)	1.469 (.217)
Model χ^2	113.8	112.0	113.9	97.67
R ²	.0848	.0835	.0848	.0736
樣本數	1229	1229	1230	1230
ρ /Breusch-Pagan test (χ^2)	.180/39.392***		.180/39.619***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括弧內為估計標準誤。

顯著水準，但觀看西方電影則有預期的正向相關。就對其他亞洲國家的親近性而言，觀看歐美電影以外的三個全球接觸指標，均一致性的產生正向的作用。我們再以「去過中國」與「認識中國人」替換另兩個跨國經驗（第三、四兩欄），我們亦有大致相似的發現——在對自己國家的親近性方面，至少未因跨國經驗而降低，同時，對亞洲其他國家的情感（受訪者或許將中國放在「其他國家」的脈絡下），則因認識中國人而增強。

柒、討論

宏觀角度的全球化分析關注的現象是，人群、資本與理念的跨國流動產生的新世界體系，無遠弗屆的衝擊地球村上各個角落的社會經濟生活。本研究從微觀的角度出發，指出個人層次的全球接觸乃是完整的全球化圖像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同時也提出一個適合的觀察策略。全球接觸可以從三個向度的展現加以探究：跨國界流動與個人網絡的地理廣度、經驗深度，以及累進的速度。這三個層面同時並進的現象，能夠表現個人的全球接軌模式。利用臺灣社會調查資料，我們以跨界經驗為例，將它的三個層面在十年來的演進狀況，進行較長期的剖析。從 2000 年到 2010 年這段不算短的期間，我們發現臺灣民眾跨界行為的地理擴張（就廣度而言），並沒有很顯著的變化，自身

所屬的亞洲大陸，仍然是體驗「其他國度」時的主要選擇。更為遙遠、文化差異更大的地區／國家，除了擁有較豐富的文化與經濟資源的群體之外，並非一般民眾親身可及之處。在中國與臺灣的經濟及社會互動日趨緊密的同時，臺灣民眾基於工作因素的跨界經驗與接觸，更常發生在中國。在解釋不同性質的跨國經驗時，本文特別指出全球階層化的觀點（Bauman, 1998; Held et al., 1999），強調遙遠距離的克服（或 Harvey 所說的時間空間的壓縮），不能忽略各階層之間的差異（Tsai and Appelbaum, 2010）。進一步跨界經驗的深度與速度，亦可由這個觀點來加以解釋。這意味著在缺乏足夠資源的群體中，全球接觸的經驗並非完全沒有，但僅是偶然的，是「生活傳記中的怪異事件」（Hannerz, 1990: 241）。後者是十足的「在地人」，外在世界是他們很少「親身」經驗過的，但卻時常受到外來力量的衝擊。這兩個層面的現象，指涉的是不同的社群，不應混為一談，但也暴露出「在地人」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弱勢、渺小與無關緊要。

臺灣民眾表現跨國經驗的階層化特徵並非絕無僅有，其他東亞國家亦表現本文所發現的差別情況（Tsai and Iwai, 2013）。這些發現挑戰了兩個相關的假設。第一、世界是平的假設（Friedman, 2005）。在 Friedman 的世界性暢銷書 *The World Is Flat* 中，他宣稱全球化的基本意義是，世界的地理／國界障礙已經剷平，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不用出國就可以進行合作、創造、發明，「簽證會將人擋在體系以外，在一個平坦的世界中，沒有人需要它。這是一個『插上線就可以玩』的世界（a plug-and-play world）」（Friedman, 2005: 185）。平坦世界的理論並非全無道理，的確因為溝通與資訊科技的進步，世界各國連接得更緊了，這點毋庸置疑。問題是並非每個人都可以是「世界玩家」，Friedman 的全球化故事，描繪的是英語系國家的上層精英在跨國網路／網絡上無障礙的溝通——印度的軟體設計者與美國歐洲的客戶之間密切的合作發明線上遊戲，是他最愛舉用的一個例子。但正如 Florida（2005）指出，也因為這個世界是平的，流動是無礙的，造成的結果卻是大型全球都市集中吸收了最多的資本、人才，與創新的知識，地球表面因此變得是有高有低，崎嶇不平。這兩個論點，分別正確呈現全球化的過程和結果。從個人全球接觸的角度來說，地球對臺灣民眾而言是越來越平的，但是對特定群體（缺乏足夠

文化／經濟資源的人)，國境之外仍是遙不可及的陌生地方，這也檢證假設一與假設二所得到的結果。

第二，方法論普世主義（methodological cosmopolitanism）的論點。這個論點主要是由 Beck（2000; Beck and Grande, 2010; Beck and Sznaider, 2010）所倡議，Beck 亦認為跨國流動與網絡變動不僅越來越快速，這些勢力的運作更像是液體一般無形無狀，難以捉摸，遑論控制。傳統的國界面對這樣的全球化，幾乎無力招架。在這個情況下，立基於傳統國界內的分析模式（或變項），例如階級、部門、族群甚或性別，都無法稱職的辨識解析全球化與時俱進的演變。Beck 認為這種傳統的方法論國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不再適用當下，他主張採用方法論普世主義的立場，以超越國界的出發點理解當代世界。這個方法論的特點，並不在於分析單位向上提升至最高級（從個人到超社會的世界體系），而是以全球議題的分析來進行。Beck 倡議的全球議題，包括個人化傾向、普世主義價值、離散社群，以及風險社會，這些現象的路徑發展需要的是比較歷史分析（Beck and Grande, 2010），不是傳統經驗研究的變項分析。

本文從個人層次單位出發研究跨國流動，並不反對方法論普世主義關心的全球現象，而是主張不同層次分析單位的研究可以互相補充，大歷史論述與經驗／變項分析的模型亦可以同時運用。Beck 極力宣揚的「取而代之」的做法並不全然可取。本研究提供了極強的證據顯示，在臺灣社會中，跨國流動的各種模式仍需要考慮階層化因素所分割出的不同機率（或機會）。這些「方法論民族主義」使用的因素，仍舊有力的決定誰參與方法論普世主義所專注的宏觀全球化過程。跨界與全球接觸是全球化大趨勢的一環，這些現象亦需要從個人層次上觀察分析，類似本研究的設計與分析，與方法論普世主義並不相衝突。

我們對全球接觸（跨國界流動是這個較大概念的一個重要元素）與普世價值觀的相關分析，亦是在個人層次下進行，我們將 Robertson 的全球性和普世價值的觀點適當的操作化，作為經驗研究的範例，這是本文的一項重要貢獻。利用臺灣民眾作為樣本的分析，所獲得的結果亦指出一些特定因素的重要，特別是國際語言資本（英語）、西方文化消費以及跨國界的人際網絡。

對於評估全球化的影響，接受外來的陌生他人，保有對自己國家的親近性，全球指標因素表現了值得注意的作用力，本文所提出的假設三、四與五得到了一些支持，不過，跨國界旅遊這個因素的作用較不如預期。而英語能力之外的全球接觸對於中國及東南亞的婚姻移民亦沒有產生預期的支持態度。研究所得的發現，大致上認可 Robertson 的全球性觀點，一種普世價值，對較大人類社群的關心與尊重，需要跨族群的接觸經驗這個機制來啟動。但是就臺灣民眾而言，對於特定身分的跨國移入人口，仍未涵蓋到這個普世價值的想像。另一方面，全球接觸並不意味著個人身分的喪失或個人化價值的支配，個人仍然與所處的國家或亞洲感到親近。我們研究的臺灣民眾，或許不能抽象的思考普世主義背後的哲學基礎或源頭，像是啓蒙時代的康德那樣的思慮超國家政體的原則，了解作為人類社群所擁有的權利和義務（Kant, 1963）。大部分的人，僅是隨著全球化的波動而反應，所表現的普世想像或實際作為，也僅是一種平庸的形式（Szerszynski and Urry, 2002），從一些極簡單的生活事件（美國總統大選，或日本關東大地震）或知名人物（當紅的賈伯斯或少女時代），了解不同社會之間更緊密的關聯、互動，以及和自己生活所可能受到的影響。本文認為，即便是這些世俗性的全球化表現，也是有助增強對較大的地域的親切認同，我們的研究也指出，在臺灣，擁有較多經濟與文化資源的中產階級，正是以這種形式表現出一種普世主義者。這種正向的關係，不同於一些流行作家的悲觀預測（Ohmae, 1995；Friedman, 2005）。在這點上，以 Beck 為首的方法論普世主義，或許應更謹慎的評估個人主義化以及去地域／國家身分的實際可能程度。

捌、結論

跨國經驗、全球接觸以及前者對個人生活經驗及價值觀的影響，是當代全球化脈絡下極為重要的社會現象。本文旨在倡議個人層次取向的全球化研究，仍是適當的研究設計，同時，我們的研究亦作為一個範例，指出未來研究者蒐集經驗資料的方向。較大規模的長期趨勢調查，更能夠描繪重要的關鍵現象，特別是跨國流動與網絡的地理擴張、累積速度，以及這些全球經驗

的深度發展。分析個人普世價值觀（不論其平庸程度為何），亦應採用同樣的研究設計，本研究限於資料的取得，這部分的長期趨勢分析未能進行。

我們使用的「社會變遷調查」資料，是這方面研究極為適當的資料，較其他大規模的跨國社會調查，提供更貼切、更詳盡的指標與測量。但儘管如此，這部分的資料蒐集、證據呈現與理論發展，仍算是在一個初期的階段，尚未有很成熟的知識，遑論提出普世可信的基本命題。目前，四東亞國家的調查團隊（臺、日、韓、中），以「東亞社會調查」作為平臺，已在全球化方面議題進行跨國合作，未來應有機會再擴展到其他大型國際調查計畫上。本文的研究設計以及研究結果，可以作為基本的參考。

附表 1：基本變項描述統計（%）

變項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05 年 工作	2008 年 旅遊
性別	男	59.8	57.2	57.0	56.3	53.5
	女	40.2	42.8	43.0	43.8	46.5
年齡	平均年齡	40.741 (11.875)	41.837 (13.538)	41.111 (13.055)	39.600 (11.950)	41.075 (12.617)
省籍	閩南	77.0	72.5	74.5	71.3	74.4
	客家	9.4	15.4	14.8	13.9	12.6
	外省	11.7	10.5	10.3	13.5	11.2
	原住民	2.0	1.6	.4	1.2	1.4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37.5	30.3	21.1	23.3	23.6
	高中(職)	32.1	32.2	32.0	33.9	30.1
	大學以上	30.4	37.5	47.0	42.8	46.2
職業	經理	7.4	4.3	6.5	4.9	8.5
	專業人員	9.4	10.3	7.6	11.3	9.5
	助理(半)專業人員	17.8	18.9	21.8	21.9	20.1
	事務性工作者與非技術工	65.4	66.5	64.1	61.9	61.9
個人收入	個人平均收入(單位：萬元)	3.876 (3.224)	3.755 (3.190)	3.714 (3.039)	4.060 (3.542)	3.981 (3.360)

附表 2：全球化與接受跨國移入人口與地區認同的描述統計

	題 目	選 項	百分比
全球化影響的評估	1. 各國及各地區之間的人，物與資金的交流一直增加，對於臺灣的經濟好還是不好？	非常不好	1.6
		不好	9.1
		有點不好	6.1
		無所謂好不好	8.9
		有點好	11.3
		好	54.0
		非常好	9.0
	2. 各國及各地區之間的人，物與資金的交流一直在增加，對於臺灣人的工作機會好還是不好？	非常不好	3.7
		不好	16.0
		有點不好	11.1
		無所謂好不好	8.9
		有點好	10.9
		好	44.2
		非常好	5.2
	3. 各國及各地區之間的人，物與資金的交流一直在增加，對於環境好還是不好？	非常不好	2.4
		不好	14.7
		有點不好	13.4
		無所謂好不好	16.4
有點好		12.4	
好		37.6	
非常好		3.1	
接受移民的態度	1. 請問您認為在臺灣工作的外國人數應該增加還是減少？	大幅減少	24.3
		減少一些	34.9
		維持不變	23.7
		增加一些	13.9
		大幅增加	3.2

附表 2：全球化與接受跨國移入人口與地區認同的描述統計（續）

	題 目	選 項	百分比
		大幅減少	22.5
	2. 請問您認為在臺灣東南亞籍新娘的人數應該增加還是減少？	減少一些	41.1
		維持不變	30.1
		增加一些	5.5
		大幅增加	.8
		大幅減少	22.3
	3. 請問您認為在臺灣中國籍新娘的人數應該增加或減少？	減少一些	38.0
		維持不變	32.2
		增加一些	6.7
		大幅增加	.8
政策支持	1. 請問您認為政府提供給東南亞婚姻移民的幫助是多還是少？	少	40.2
		剛好	38.2
		多	21.6
	2. 請問您認為政府提供給中國婚姻移民的幫助是多還是少？	少	43.7
	剛好	37.5	
	多	18.8	
地區認同	1. 請問您對於你的國家的感情強不強烈？	很有感情	39.7
		有感情	47.9
		有點感情	11.1
		完全沒有感情	1.3
	2. 請問您對於其他東亞國家的感情強不強烈？	很有感情	1.3
		有感情	10.3
		有點感情	36.2
		完全沒有感情	52.2

參考資料

A. 中文部分

王宏仁、郭佩宜（編）

- 2009 《流轉跨界：跨國的台灣·台灣的跨國》。臺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Wang, Hong-zen and Pei-yi Guo (eds.), 2009, *To Cross or Not to Cross: Transnational Taiwan, Taiwan's Transnationality*. Taipei: 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唐文慧、王宏仁

- 2011 〈從「夫枷」到「國枷」：結構交織困境下的受暴越南婚移婦女〉，《台灣社會學》21: 157-197。(Tang, Anna Wen-hui and Hong-zen Wang, 2011, "From Family to State Tightrope: Structural Intersectionality and Battered Vietnamese Wives in Taiwan," *Taiwanese Sociology* 21: 157-197.)

郭建中

- 2008 〈20年來兩岸經貿交流現象〉，見游盈隆（主編），《近二十年來兩岸關係的發展與變遷》，頁171-207。臺北：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Kuo, Chien-chung, 2008, "Cross-Strait Economic Exchanges and Trade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pp. 171-207 in Ying-lung Yu (ed.),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Taipei: Straits Exchange Foundation.)

陳志柔、于德林

- 2005 〈台灣民眾對外來配偶移民政策的態度〉，《台灣社會學》10: 95-148。(Chen, Jay Chih-jou and Te-lin Yu, 2005,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Taiwan's Immigration Policies," *Taiwanese Sociology* 10: 95-148.)

蔡明璋

- 2002 〈個人的全球性：台灣社會的經驗分析〉，《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33: 1-27。(Tsai, Ming-chang, 2002, "Individual Globalism in Taiwan: An Empirical Analysis," *The NCCU Journal of Sociology* 33: 1-27.)
- 2011 〈從接觸到接受？婚姻移民支持態度的再檢視〉，《研究台灣》7: 1-23。(Tsai, Ming-chang, 2011, "From Contact to Acceptance? A Re-examination of Supportive Attitudes to Marriage Migrants in Taiwan,"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7: 1-23.)

鄧建邦

- 2009 〈跨界流動下中國大陸台商的認同〉，見王宏仁、郭佩宜（編），《流轉跨界：跨國的台灣·台灣的跨國》，頁133-160。臺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Deng, Jian-bang, 2009, "Transnational Mobility and the Identity of Taiwanes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pp. 133-160 in Hong-zen Wang and Pei-yi Guo (eds.), *To Cross or Not to Cross: Transnational Taiwan, Taiwan's Transnationality*. Taipei: 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藍佩嘉

- 2006 〈合法的奴工，法外的自由：外籍勞工的控制與出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4: 107-150。(Lan, Pei-chia, 2006, "Legal Servitude and Free Illegality: Control and Exit

of Migrant Workers,”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64: 107-150.)

B. 外文部分

Bauman, Zygmunt

1998 *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eck, Ulrich

2000 *What Is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eck, Ulrich and Edgar Grande

2010 “Varieties of Second Modernity: The Cosmopolitan Tur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nd Research,”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3): 409-443.

Beck, Ulrich and Natan Sznaider

2010 “Unpacking Cosmopolitanism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 Research Agenda, 2006,”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Suppl. s1): 381-403.

Burawoy, Michael et al.

2000 *Global Ethnography: Forces, Connections, and Imaginations in a Post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ai, Kevin G.

200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ast Asia: Regional and National Dimens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Cameron, A. Colin and Pravin K. Trivedi

2005 *Micro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stells, Manuel

200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Chin, James

2003 “Reducing Irregular Migration from Chin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1(3): 49-72.

De Swaan, Abram

2001 *Words of the World: The Global Language Syst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Delanty, Gerard

2006 “The Cosmopolitan Imagination: Critical Cosmopolitanism and Social Theor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7(1): 25-47.

Delanty, Gerard and Chris Rumford

2007 “Political Globalization,” pp. 414-428 in George Ritzer (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Globaliza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Edwards, Martin S.

2006 “Public Opinion Regarding Economic and Cultural Globalization: Evidence from a Cross-National Surve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3(4): 587-608.

Florida, Richard

2005 “The World Is Spiky,” *The Atlantic Monthly* 296(3): 48-51.

Friedman, Thomas

2005 *The World Is Fla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Goodman, Douglas
2007 "Globalization and Consumer Culture," pp. 330-351 in George Ritzer (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Globaliza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 Hannerz, Ulf
1990 "Cosmopolitans and Locals in World Cultur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7(2): 237-251.
- Held, Davi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W. Adorno
1972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Continuum.
- Huntington, Samuel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Johnston, Jack and John DiNardo
1997 *Econometric Methods*. 4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 Jamieson, Lynn
1998 *Intimacy: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Kant, Immanuel
1963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from a Cosmopolitan Point of View," pp. 11-26 in Lewis W. Beck (ed. & trans.), *Kant: On History*.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 Kennedy, Paul
2004 "Making Global Society: Friendship Networks among Transnational Professionals in the Building Design Industry," *Global Networks* 4(2): 157-179.
- Koster, Ferry
2007 "Globalization,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Willingness to Help Others: A Multilevel Analysis Across 26 Countrie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3(4): 537-551.
- Long, J. Scott
1997 *Regression Models for Categorical and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Thousand Oaks: Sage.
- Mak, James, Lonny Carlile, and Sally Dai
2005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Japanese International Travel to 2025,"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44(2): 151-162.
- Meyer, John W., John Boli, George M. Thomas, and Francisco O. Ramirez
1997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1): 144-181.
- Nederveen Pieterse, Jan
1995 "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 pp. 45-68 in Mike Featherstone, Scott Lash, and Roland Robertson (eds.),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Sage.
- Ohmae, Kenichi
1995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 New York: Free Press.

- Ong, Aihwa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Pennycook, Alastair
2001 “English in the World/the World in English,” pp. 78-89 in Anne Burns and Caroline Coffin (eds.), *Analyzing English in a Global Context: A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 Robertson, Roland
1992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 Robertson, Roland and JoAnn Chirico
1985 “Humanity, Globalization, and Worldwide Religious Resurgence: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Sociological Analysis* 46(3): 219-242.
- Robertson, Roland and Kathleen E. White
2003 “Globalization: An Overview,” pp. 1-44 in Roland Robertson and Kathleen E. White (eds.), *Globalization: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 Robins, Kevin
2000 “Encountering Globalization,” pp. 195-201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Sasaki, Masamichi, Tatsuzo Suzuki, and Masato Yoneda
2006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in Non-Native Setting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Comparative Sociology* 5(4): 381-404.
- Shin, Gi-wook
2006 *Ethnic Nationalism in Korea: Genealogy, Politics, and Lega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un, Jiaming
2008 *Global Connectivity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 A Micro Approach to Studying the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on Shanghai*.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Szerszynski, Bronislaw and John Urry
2002 “Cultures of Cosmopolitanism,”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0(4): 461-481.
- Thompson, John B.
2000 “The Global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pp. 202-215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Tsai, Ming-chang
2011 “‘Foreign Brides’ Meet Ethnic Politics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5(2): 243-268.
- Tsai, Ming-chang and Noriko Iwai
2013 “Global Exposure and Opennes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Sociology* 12(3): 301-329.
- Tsai, Ming-chang and Richard P. Appelbaum
2010 “Socioeconomic Differentials in Global Exposure: A Research Note on Taiwa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53(4): 593-599.

Tsai, Ming-chang, Heng-hao Chang, and Wan-chi Chen

2012 "Globally Happy: Individual Globalization, Expanded Capaciti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8(3): 509-524.

Tzeng, Yen-fen

2011 "Shanghai Rush: Skilled Migrants in a Fantasy City,"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7(5): 765-784.

Urry, John

2002 *The Tourist Gaze*.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2010 "Mobile Sociolog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Suppl. s1): 347-366.

Whalley, John

2008 "Globalization and Values," *The World Economy* 31(11): 1503-1524.

Woodward, Ian, Zlatko Skrbis, and Clive Bean

2008 "Attitudes toward Globalization and Cosmopolitanism: Cultural Diversity, Personal Consumption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9(2): 207-226.

Cross-border Experiences among Taiwanese: An Analysis of the 2000-2010 Period

Ming-chang Tsa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ignificance of globalization lies not merely in the global increase of individual border-crossing and transnational relationships, but also in their impact on value positions across countries. This study promotes a research approach that focuses on individual level global exposure, through which we attempt to describe the geographical expansion and speed of global exposure behaviors among Taiwanese. Our empirical analysis is based on national survey data from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during 2000-2010. The outcomes from regression estimation show that global exposure is largely determined by differential socio-economic resources. In analyzing the impacts on cosmopolitan values, it is found that besides transitional relationships, both English ability and western culture consumption also play a role. In contrast, border crossing does not generate notable influence. This study wishes to set an example for future research on individual global experience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cosmopolitan values, social change